

豪俠風劍

諸葛傳云

著

陝西旅遊出版社

8
5

诸葛青云(台湾)著

豪侠三尺剑

上册

目 录

一、豪侠出山	巧遇玉女	(1)
二、险入魔谷	销魂荡魄	(49)
三、蹊跷古寺	恶斗太湖	(94)
四、神机妙算	萍水幽会	(141)
五、阴差阳错	潜谍巢穴	(185)
六、身陷囹圄	危在旦夕	(232)
七、刀光剑影	勇杀贱婢	(273)
八、苦战仙客	胆战心惊	(320)
九、假戏真作	乐极生悲	(365)
十、起死回生	逍遥绿林	(409)
十一、重温绮梦	一波三折	(456)
十二、淫邪不规	虎口脱险	(501)
十三、恩怨难辨	艳妇纠缠	(539)
十四、冤家路窄	拼斗强敌	(594)
十五、独探秘洞	母女情深	(640)

十六、祸福旦夕	风云多变	(688)
十七、侠女奇剑	雄凶相争	(727)
十八、卫道荡魔	功垂名成	(770)

一、豪侠出山 巧逢玉女

一株凌霜傲雪，终岁常青的千年古松，似为何等极为锋利之物所袭，中腰折断！

一只螳螂，竟把两条螳臂，插入了坚硬的山壁！

一根竹笋，居然会长在悬崖旁的岩石上？而笋的左侧，尚有一头死鹰，致命伤是咽喉上嵌进一片枯叶！

在古松根部的断面上，又有人留下两只足印，并把仅余二三尺高的树干，几乎完全踩得陷入土中！

附近的另外六株古松，所有枝上松针，完全脱落在地；但不是被风吹的。因为，松针一齐落在松树四周，覆盖得异常均匀，粗看好像替这三五丈方圆，铺了一层绿油油的地毯！

相距六七丈宽的绝涧对面，长满苍苔碧藓的削壁上，也不知被甚么人？用甚么方法？把古铜色的衣襟，撕成碎片以后，在削壁上深深嵌出了一个“恨”字！

奇迹，这是七桩奇迹。但它们却确实确实的发生在庐山大汉阳峰的一处险坡之上！

这些奇迹，若在猎户、樵夫等普通人看来，极可能误会专说到山精鬼怪方面。但在具有上乘法眼的武林高手眼中，

仔细辨认之下，却认得出这是代表当世武林各大门派的几种旷世神功；而这七种功力的表现火候，也只有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才能锻炼到如此湛深程度！

七桩奇迹产生以后不久，便有两位武林奇客，在这庐山大汉阳峰，登临揽胜！

一位是武当派掌门人清玄真人的师弟清虚真人；另一位则是名满江湖，交游极众的“五尺金刚”卞广！

大汉阳峰，又号“庐山第一主峰”。登峰纵目，隐约可睹汉阳烟树，雄奇秀逸，无以比伦！清虚真人与“五尺金刚”卞广，正在峰头指顾烟岚，彼此谈笑风生，但偶一注目峰下险坡，长眉忽耸，向卞广讶然说道：

“松树龙鳞铁骨，其寿极长。且越是年代久远，越是名贵，樵子山民，轻易不愿加以砍伐！怎的这坡上那株古松，断得似甚奇特？我们一同下去看看好么？”

卞广含笑点头，两位武林奇客，遂施展极上乘的轻功，直下险坡；但到了那株断松近前，卞广看出松树断处齐整，毫无砍削残痕，竟被断桩上奇异脚印，引起兴趣，心头反复寻思之时，清虚真人的目光，却也被双臂插入岩石的那只螳螂，吸引得一动不动！

卞广正待向清虚真人研究古松为何物所断？以及松桩上的奇异脚印，是何种功力？清虚真人业已微微“噫”了一声，诧然自语说道：

“掌门师兄，为了何事到过此处？”

卞广含笑问道：

“令师兄清玄真人法驾，轻易不离武当，道长怎见得他

到过此处？”

清虚真人指着山壁上的那只螳螂说道：

“这山壁坚逾精钢，以两条极为脆弱的螳臂，竟能破坚而入土，惟敝门先天无极气功可以致之，也惟有我掌门师兄方具此等火候！”

卞广略作省视，亦点头同意道：

“如此看来，当真是令师兄法驾莅临过了，而且那株古松也断得蹊跷，一平如削，极似‘点苍派’的流云水袖！”

清虚真人应声说道：

“不错，敝门无极气功是以刚克刚；点苍流云水袖则讲究以柔克刚。翠袖轻拂，断树如刃，应当是点苍掌门流云仙子谢逸姿的杰作！”

卞广讶声道：

“两位掌门人同时在此留下手泽，不知是何用意？且待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其他迹象可寻否？”

两人立刻齐向四周一掠扫视，竟不约而同地齐声惊叫道：

“这……这似乎不可能吗！”

停有片刻，“五尺金刚”卞广咋着舌头道：

“石上插笋，应是竹枝帮帮主凌霄的表记；枯叶毙鹰，不问可知是出于崆峒黄叶道人手法；这满地松针，除少林掌门了尘大师的‘浩大神功’，别无二家。只是那布屑所嵌的‘恨’字，却不知是何路数？”

清虚真人凝眉沉声道：

“卞兄见闻渊深，察微知著，怎的单把此人忘了？”

卞广想了一下，轩眉叫道：

“莫不是恨天翁？”

清虚真人点头道：

“恨天翁除古铜衣衫外，从未穿着过他色衣服，只需看这布屑颜色，便可知端的。何况尚有那个‘恨’字，作为证明呢？”

卞广惊道：

“五大门派掌门齐临，已非寻常盛举。想不到连隐名多年的恨天翁也参加此会，且每人留下一神功，用意安在？”

清虚真人那形如满月的圆脸上，聚起多条皱纹，沉吟良久后，说道：

“这恐怕只有他们六人才能解答……不过我们或可在此地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卞广向四周巡视片刻，道：

“小弟眼拙，不知道兄所说，系指何象征而言？”

清虚真人用手一指那截断树道：

“就是此树令人费解！”

卞广随指望去，微微摇头道：

“断树所留脚印，小弟看过，踏树入土，虽然用的是上乘千斤坠身法，惟此人功力稍差，以致在断树之上留下脚印，是以未加注意！”

清虚真人叹道：

“卞兄这次可是走了眼了！这株古松盘根错节，仅就踩树入土而论，即恐非系点苍等五派掌门及恨天翁六人之所能，至于这两个脚印，则更是玄之又玄了！”

卞广再仔细观察一番，仍然不解的说道：

“道兄前半段猜测，小弟尚可同意，至于所留脚印，却实在看不出有甚奇特之处？”

清虚真人轻叹一声，说道：

“卞兄平时心细如发，今天可能是太感意外，以致失去以往的敏锐审察能力。请看这两只脚印，特别细窄，仿佛是女子所留，而这留印之人功力，简直已经到达出神入化之境，盖以非仅踩树留印，竟然在这坚逾铁石的断树平面上，连线缝针孔都刻划得清清楚楚……”

卞广不待清虚真人说完，又仔细看了一遍，失声叫道：

“道兄说得不错，这脚印确实是一对弓鞋的痕迹，而且还是--一双新鞋，不但是针线缝纹，连布帛织纹都刻划出来了呢！”

清虚真人皱着眉头道：

“卞兄在江湖之上，交游颇广，可知近来有武功特殊的女子问世？”

卞广摇头道：

“小弟尚无所闻，江湖上女子谙武者不多，如点苍掌门流云仙子谢逸姿，已属人中麟凤，巾帼豪雄。小弟实在想不出另有甚么高明人物！”

话语未了，背后忽有人冷哼一声，道：

“孤陋寡闻！”

卞广与清虚真人都不禁大吃一惊！因为那声音近在咫尺，以他们两人的功力修为，居然有人站立身后，犹自不觉，则此人不是神仙，即是鬼魅！

及至二人回头一看，更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呐呐的说不出来；原来在距他们三尺之地站定一位白衣女子，年龄虽不甚大，却别有一股慑人心魄的威棱神态！

这一女子的脸色，异常苍白，简直没有一丝血色，再加上长发披散，乍一望去，几不似活人！

卞广楞了半晌，才发话问道：

“你……你到底是人是鬼？”

那女子冷冰冰地答道：

“非人非鬼，我乃山川之精，玉石之灵！”

她声音中也有一股悸人的飕飕寒意。卞广又呆了一下，然后出声喝道：

“胡说！我就不信世上有精魅的存在！”

那女子仍是冷冰冰地说道：

“你有目无珠，应该挖掉眼睛！”

话声中抬起苍白的手腕，在卞广的眼前一晃，卞广的一双眼珠，立刻被挖了出来！疼得手按眼眶，乱跳乱嚎。那女子却不知用了甚么手法？卞广的眼珠虽然被挖，但未见丝毫血迹！

清虚真人见状，又惊又怒，随即大喝一声，双掌提足十成劲力，对准白衣女子推出。

武当的先天无极气功，誉满江湖。清虚真人又是派中第一高手，掌力至极雄厚；但白衣女子仍然稳立不动，双目未睁地举手一拂，竟将清虚真人震得后退数步，坐倒在地。

白衣女子嗣即手指清虚真人，说道：

“你那几手猫脚功夫，也敢向我递爪子，真的太以不自

量力！你师兄堂堂一派掌门，也不敢对我如此！”

清虚真人跌坐地上，愧怒惊骇，交相而至！呆望半晌之后，始吃吃问道：

“我师兄怎么啦？”

白衣女子冷哼一声，答道：

“他比你略知分寸，现下正在一个好地方！”

说时，手指汉阳峰下的山谷，脸上现出一种得意神色！

清虚真人闻言，心中又是一寒，呐呐问道：

“我师兄莫非遭了你的毒手？”

白衣女子冷笑说道：

“我没有那么好的兴致杀他！可笑中原这些名满江湖的武林高手，俱都有名无实，个个都显露了一手自以为不同凡响的绝世武功，但经不起我双足一踩！”

清虚真人失惊叫道：“那断树平面上的脚印，是你留下来的？”

白衣女子冷哼一声，说道：

“正是！我不过略施小技，便将六大高手引至此处，等他们抖足威风，我才在古松上轻轻踩了一下！”

清虚真人听得出神，竟忘却了心中恐惧，又复问道：

“结果如何？”

白衣女子复笑说道：

“你自己刚才已仔细看过，他们都认败服输，乖乖的听我吩咐，俱都由此跳落深谷！”

清虚真人脸色一变，白衣女子见状知意，又复微笑说道：

“道长放心，此谷并不太深，他们都死不了；但也无法走脱！”

清虚真人又急急问道：

“为什么？”

白衣女子脸色一寒，道：

“因为我不放他们走！”

清虚真人似懂非懂地想了一会，说道：

“我相信你的武功确是深奥，但是我不信你说的这些话。他们六人之中，有五人是武林宗主，相距又天南地北，你用什么方法将他们一齐诳来此处？”

白衣女子微笑道：

“我自自有方法，这件事我也不需要你相信；好在你今天不丧命，以后自然有机会出去打听一下我说的是否属实？”

清虚真人呆了片刻，乃又说道：

“你如此作法，究竟有何用意？”

白衣女子双睛一瞪，道：

“全无用意，我只是兴之所至！”

清虚真人不禁默然，白衣女子又复说道：

“你都问完了吗？我现在心情特别好，可以答复你任何疑问！”

清虚真人略作思索，道：

“别的我也不想知道，只是你的姓名及师承门户可以相告吗？”

白衣女子咯咯地笑道：

“前一个问题你不问我，我也会说，我姓温，单名一个冰

子；至于师承门户，你问得太可笑了，普天之下，有人够作我的师傅吗？”

清虚真人一呆，道：

“那你的武功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吧？”

温冰道：

“这倒不是。十年前我完全不懂武功，无意中被我发现一册练功秘笈，潜修十年，遂在天下不作第二人想！”

清虚真人不禁动容，问道：

“什么秘笈？”

温冰一笑道：

“你是个出家人，怎的贪念未除？不过，告诉你也没关系。那本秘笈叫‘玉尸真解’，来历并不载于任何武林典籍！你以后可以告诉别人，就是我‘玉尸’温冰，举世无匹！”

清虚真人喟然道：

“说了半天，还是名心作祟！你的用意在于扬名，方法很多。你为什么偏偏要采用这种方式呢？”

温冰笑道：

“这是最简便的方法，天下闻名六大高手，被我一网打尽！”

清虚真人道：

“除了恨天翁外，其余五人都是一派宗主，你不怕武林中人群起为仇吗？”

温冰仰面向天，厉声长笑道：

“连掌门人都在我掌握之中，余子何足论哉！”

清虚真人正容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六人并非当代之冠！消息传出后，定会有人前来找你麻烦的！”

温冰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就是要引那些人来！天下实在太太，我无法前去一一找寻，只好拿这六个人作为引子，使得那些绝顶高手自动跑来找我！”

清虚真人想了片刻，说道：

“我想你之所以不杀我，就是要利用我替你出去传扬消息吧？”

温冰微笑道：

“阁下倒有自知之明，以你的材料，只有这点利用价值！”

清虚真人脸色动了一下，道：

“照你的口气，似乎你对那六人另有利用之处？”

温冰笑道：

“不错！你的脑筋聪明，日后你若是发现这六人中有一人再度现身江湖，就证明他已经对我屈服，乐为我用矣！”

清虚真人想了一下，道：

“能让我见掌门师兄一面吗？”

温冰将脸一沉，道：

“不行！他们都在谷底，而且我保证他们的性命无虞；不过谁要是想见他们，就必须要先通过我这一关！”

清虚真人作色道：

“他们不定在受着如何的虐待呢？”

温冰诡异地笑道：

“那就由你怎么去想”，现在你知道得差不多啦，可以走了！别忘了告诉天下人，我叫玉尸温冰，就栖身在这汉阳峰头！”

清虚真人站起身形，一言不发，准备取道下山，温冰却喊住他道：

“把那个瞎子带走！你还算是名门正派出身呢？怎么连朋友都不顾了？”

卞广早已痛晕在地，清虚真人经过这一阵突变，由于心情过于紧张，竟把他给忘了；经温冰这一说，不禁满脸绯红，连忙过去将已失双目的“五尺金刚”扶起！

卞广在疼痛中悠悠醒转，目眶中眼球已失，留下了两个黑洞。奇怪的是滴血全无，双手在空中一阵乱抓，口中怒骂道：

“妖女！你有本领连大爷的命都拿去！”

温冰冷笑道：

“你方才因为出言不逊，所以才变成有目无珠。再要多说几句，我就叫你变成有口难言了！”

卞广正待大骂，清虚真人却伸手一点他的哑穴，挟着他向山下如飞而去！

惊人的消息传得很快，武林中到处都在喧腾着“玉尸”温冰的名字，有些人还在怀疑这事的真实性，可是五大门派的掌门人齐告失踪，又似乎证明了它是确有其事！

因此，灵山胜境的庐山，立刻就被大家视如鬼域，一个个都谈尸色变，恨天翁孑然一身，自然无人为之闻问，怪的是五大门派的弟子们，也都噤若寒蝉，不作一点表示！

时光瞬息三月，已是秋风送爽季节！

晓来谁染霜林醉？秋天的景色，原在凄凉中含着美丽；但因庐山发生这怪事，遂使得空负秋光，无人品赏，尤其是大汉阳峰，静得几乎连秋虫都不敢作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儿，终于发生。在一个静寂的秋夜，新月如眉，那向无人迹的大汉阳峰头，却有了人影；有了一大一小两个人影！

前面是一个身材英挺的青年人，二十五六年纪，斯斯文文的打扮。朦胧的月光下，仍可以看出他俊美的脸部轮廓。

后面跟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童，挑着一付轻担，从衣着上看来，他必是那年青人的跟随小厮！

汉阳峰顶的景象已略为改变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武林陈迹，都已消除殆尽。满地的松针干黄，石上插筍，只乘下几段枯壳，枯叶毙鹰，也只有几片残骸，仅是断树宛然，崖壁上的“恨”字尚存！

夜！显得阴森怕人！

这二人上得峰顶之后，后面那小厮怯生生地说道：

“公子，咱们还是下去吧！这地方有什么好玩？”

被称为公子的年青人，轻叱道：

“胡说，你懂得甚么？”

小厮嘟着嘴道：

“小的不懂，不过这地方实在没有意思，黑沉沉的，什么都看不清楚！等白天再来不是一样吗？”

青年人摇头笑道：

“蠢才！蠢才！古人还有秉烛夜游的呢！你那懂得其中

乐趣？”

小厮将头一抬，道：

“古人为什么要点蜡烛？还不是为了看不见。您喜欢晚上玩，也该找个月亮好的日子！”

青年人微微一笑，道：

“你倒真会辩，步月登山，对别处都适合，惟独庐山不然。岂不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之妙，正如纱中美入，雾里鲜花，是在朦胧隐约之间……”

小厮将担子放下，道：

“公子读的书太多，我说不过您；反正您是主子，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酒菜都凉了，要不要我生个火热一下？”

青年人摇头道：

“不用，不用！爬山爬热了，冷酒正好解热！”

小厮道：

“还是生个火好！”

青年人微笑道：

“为什么？”

小厮低声说道：

“我怕鬼，深山野地，又是夜晚，正是鬼出没的时候，有个火也好壮壮胆子！”

青年人失笑说道：

“别胡说啦！子不语怪力乱神。鬼魂之说，乃是愚夫俗子的自欺之谈。快把酒菜摆出来，我要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庐山夜色！”

小厮无可奈何地打开挑来的盒子，将菜肴一件件地摆